

## 归来,我的文学梦

□ 石朝雄(壮族)

我的另外一个文学领路人就是堂哥石一宁。堂哥石一宁和我大姐二姐同龄,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幸运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姐把爱好文学的种子植入我心灵,而石一宁则是我专心致志、发奋学习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农闲的时候石一宁总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放牛时也是书报不离手,不像我们这些野孩子就会玩泥巴、捉迷藏、抓鱼。有一回,我和几个玩伴溜到石一宁家门口,从门缝偷偷往里瞄,发现他果然一个人端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厚厚的书。从此以后,一宁哥彻底成为我学习、仰慕的榜样。

在身边哥哥姐姐们的潜移默化之下,我对学习开始用功多了,尤其喜欢看小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利用周末时间,冒着烈日或暴雨,骑着自行车,采访十多位在县里工作或在农村老家生活的老革命,采写了一本有关当年老游击队员在我家乡上林县贤贤镇金鸡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的故事。书稿写好后,我谦虚又忐忑地拿给在县党史办工作的另一个堂哥,想让他帮把把关,推荐给报刊发表。谁知道反被他狠狠批了一通,他说,你要想学石一宁,首先学他专心读书,考上大学再说。就这样准备开花的文学梦不幸夭折了。

虽然有些失落,但对文学的不舍依然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岁数和不断加大的临考压力,断断续续,若隐若现。高考前几个月的一天晚自习,我把两首反映家乡触目惊心的废田挖金现象的诗歌交到班主任莫老师手里,希望他帮修改,然后推荐给某一家报刊。结果一瓢冷水泼

到头。莫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对社会问题是观察和思考的,但现在你还是个学生,可以多写些抒情类的散文诗歌,先不要写政论类的东西,而且当务之急是专心学习参加高考。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莫老师的深意,但心想他是老师说的定有道理。从那以后,我就停止对文学的非分之想,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紧张的应考复习之中,直到考上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系。

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选择中文专业,而是填了学校教育专业,我的老师十分不解,甚至不满,为我惋惜不已。大学生的生活是多彩而浪漫的,自主学习、自由支配时间更多了,这为我重燃文学梦提供了有利时机。那时,我组织并参与编辑系里的信息周报,后来还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一个文学社,自任社长。大学四年,也陆陆续续写了近百首诗歌和散文,但基本不向外投稿,完全属于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当时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中国文坛也不寂寞,除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和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极受热捧之外,徐志摩、舒婷等朦胧诗流派也重新受到欢迎,汪国真、席慕容的诗歌散文一度风靡全国。我置身于那个时代,当然也受其影响,所以,那个阶段我所写的诗歌不单有“稚气”,还笼罩着“雾气”,自己感觉难登大雅之堂。尽管如此,在同学中还是颇有影响力,被冠以“校园诗人”的称号。

大学四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对文学的爱好是大学时光里最美妙的记忆,亲情、师生情、同窗情、友情、恋情;读书的快乐与艰辛,生活的充实与烦恼;对现实的感慨与无奈;对未来的憧憬

与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等等,都交织在字里行间。毕业从教之后,我基本不再写诗了,只写相关专业论文或是工作总结。这一停,居然就是二十多年。直到2018年元旦后,离开深耕了二十五年的教育岗位,转行从事出版工作。突然发现,身边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学生,而是一群笔锋老辣、满腹经纶的学者、作家、诗人,以及一帮习惯于吹毛求疵的编辑。所谓近墨者黑,这一年开始,我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诗歌。这些诗大多是顿时感悟的应景之作,缺乏精雕细琢。有好几首都是在乘坐地铁上下班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着明显的地铁“印记”,故而有朋友戏称我为“地铁诗人”,同回诗坛的老将梁洪的雅号“凤翔诗人”有相似的头头。但无论诗功诗才,还是诗量诗品,窃以为无法同梁洪比。不过,同凡一平、黄佩华、牙韩彰、黄鹏、李灼热等这帮作家兄弟们在一起,围炉夜话相谈甚欢,没有任何压力,甚至他们还是我的减压器。在同他们尝狗肉、吃油渣、喝小酒的过程中,增长很多见识,触发很多感悟,文学之梦似乎又萦绕着我,我的文学梦又回来了。

2019年结束前的第三天,广西民族报“邕菜诗会”举办辞旧迎新诗歌朗诵会,我有幸应邀参加,还在会上朗诵了一首我写的诗歌《梦长安》。2019年“邕菜诗会十二月篇”中选登了我一首新作《黑白冬至》,这一期诗会的主题定义为“归来”,所选择的诗歌及作者大多是活跃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诗人,但中途由于各种原因消失或淡出了人们视线,近期又开始活跃在大众面前。我忐忑不安地混迹其中,但却暗自窃喜“被归来”,终于成为一名热爱文学的回归者。

## 叶公好龙新说

□ 鹿也(壮族)

叶公好龙,在公元21世纪的豪宅中,他所有的器物上都画着龙,墙上也刻着龙,他还在身上纹着一条龙。他老婆也受其感染,在自己的身上也纹了一条龙。

叶公对龙的热爱简直到了发烧的程度。其实他并没有目睹过真龙,只是在书报电视网络上听说过而已。“要是我画的这些龙能飞起来,像真的龙一样,那该多好!”叶公整日想入非非。

天上真龙听说这件事,心里很感动,于是决定下凡,与“龙迷”叶公见见面。

一日,真龙从天而降,落于叶公豪宅的走廊边上。它漫不经心地敲击着门窗,四下里探了探,到处都是自己的画像,真龙很高兴,嘴里哼着

歌,轻飘飘起来。里屋有人出来了,真龙一脸的灿烂,并抓来了一支毛笔,准备着给叶公签名呢。

见到真龙的叶公当然高兴,满屋子地跳起来。真龙也在窗外舞蹈着。叶公停下来,仔细地欣赏着它。“就让它多跳一会吧。”他自言自语着,便悄悄掏出一支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真龙,瞄准着,瞄准着。

“砰!”突然的一声枪响,真龙大惊失色,但很快就毫无力气,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叶公大笑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我已通通吃过,就不知你这能上天入地游水的神物味道如何?”

龙毙,叶公饱食数日,耗陈酒五缸矣。

## 贝江恋歌

□ 达汉吉(苗族)

夕阳下  
游船顺流而下  
码头上的姑娘越离越远  
可那倩影烙在眼帘  
永远珍藏在深心

广场上欢快的芦笙舞  
吸引着人们  
我却被一双眸子  
牵住了眼神

那深情点醒我青春的憧憬  
竹林下的月夜  
苗笛在传唱  
村子静谧无比  
唯有姑娘敬过来的美酒  
甜透久渴的心田  
江边雾气升腾  
木楼沉入梦乡

浮桥上的姑娘  
依然吟唱着古老的苗歌  
倾诉无边的情怀

人生中常有不眠之夜  
在苗山坐妹天亮  
却是不可多得  
喝贝江水长大的我  
注定在这里成就终身大事

飞越一个世纪  
许多人情世故早已淡忘  
唯独那段奇缘  
依然甜美  
像春风一般暖怀

## 遗失声明

本人农国泉遗失2018年2月9日南宁五丰联合食品有限公司场地押金收据一张,金额1500元整,收据编号0349054,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燕遗失2017年7月13日南宁五丰联合食品有限公司仓库押金收据一张,金额6000元整,收据编号0366439,遗失声明作废。

南宁青秀区春蕾幼儿园原注册资金3万元,现变更为18万元,特此声明。

## 小小说

## 小八路

□ 瓦四

抗战时期,他曾经威震四方,显赫一时。一次脑梗塞住进重症监护室,他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记忆几乎全部丧失,言语迟钝如同痴呆,走路起来东倒西歪。

一天傍晚,环卫工往垃圾车里倒垃圾时,洒得满地都是,一转脸瞥见一位大爷坐凉亭里,便对着他喊:“大爷,帮我把洒出来的垃圾扫扫。”

“你……说……说啥?”他两眼震颤,痴呆地望着身子问。

“大爷,帮我把垃圾扫扫。”那环卫工可能觉得他耳聋,指着满地的垃圾,大声说:“帮——我——把——垃——圾——扫——扫!”说到“扫扫”特意把声音加大,是怕他听不见。

“扫扫?”这是排长的命令!当年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排长就喊:“小八路——”然后指着宿营地说,“快去把地扫扫!”他精神一振,立正站好,行个军礼道:“是!小八路遵命!”

刚才一听“扫扫”,脑子似乎清醒了,原来那一边活动不便的胳膊腿也轻松很多,有使不完的劲。打这天起,无论在哪,一看到垃圾车过来,他便迟缓地立正站好,行军礼,口齿含混来一句“小八路遵命”,然后拿起扫帚扫地……老伴和家人看到,虽捧腹掩笑,但人人喜上眉梢。老伴是个有心人,每天早晚便拿一把扫帚陪他在院子里扫来扫去。

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老伴天天除了陪他扫地外还让他提着篮子,跟着她上街买菜,回到家又指挥他摘菜、洗手,拿出匕首,对中年男人就是一刀。他火了,怒眼圆睁。妈的,这不是还乡团的黑八吗?“黑八,你个狗娘养的,敢来这儿欺压百姓!”他大骂着,扑上前,夺下匕首,揪住那家伙吼道,“看你能往哪跑!”

着爷爷玩。

小八路病后还喜欢追战争电视剧,特别是抗日的电视剧,他总是瞪着大大的新奇的眼睛盯着电视机。也不知道他是能看懂那些电视剧,还只是瞅着那些炮火连天看看热闹。老伴也希望他能从电视上的新鲜事物,战争场面刺激他的神经,尽快将失去的记忆和思维恢复过来,哪怕就是恢复到小孙女的水平也好。

有一天,在电视剧中他看到小八路夹着炸药包,匍匐前去炸日本鬼子暗堡的场面,呆滞的他仿佛接通强大的电流,神经终于被震醒了,他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声:“英雄!英雄!”

又一天下午,他又和小孙女一起比赛摘菜,一阵雄壮高昂的国际歌声传过来,他顿时一震,手里的菜滑落地上。他缓缓地庄严地站起身,扣好领口,扯正衣襟。此时,他那冷峻的脸上又现出征时无所畏惧的神色,那坚定的目光,正气凛然,昂首挺胸,老泪纵横,朝着歌声走去……原来电视正在播放一组战争年代的人宣誓的镜头。他激动地拉着老伴的手说:“我从今天起就入党了!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你也要努力做好妇联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他终于记起当年入党时的情景。是的,是这样一面鲜红的党旗,是这样一间低矮的茅房,是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和两位同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老伴一时也受了强烈的感染,悲喜交织,泪花闪闪。五十年前那个雪夜,正是眼前这样的情景,他的神色,他的言语和动作,一模一样!

他一个劲对儿子、儿媳和小孙女说:“我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也要跟共产党八路军走!”这不是当年跟自己兄弟姐妹们说的话吗?老伴心里又悲又喜,一时心潮翻滚。

这天,吃过早饭,他和老伴上街去买菜,忽然发现前面围了一堆人。他硬是要挤上前去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抓住一个小青年不放。小青年见对方不肯松手,拿出匕首,对中年男人就是一刀。他火了,怒眼圆睁。妈的,这不是还乡团的黑八吗?“黑八,你个狗娘养的,敢来这儿欺压百姓!”他大骂着,扑上前,夺下匕首,揪住那家伙吼道,“看你能往哪跑!”